

河北当代作家小说丛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宝营

野三坡九记



目 录

野三坡九记.....	(1)
山村夏日.....	(112)
伊野菊.....	(119)
米叔和他的儿子.....	(126)
小菜贩.....	(132)
骚动.....	(137)
临别前的最后一课.....	(145)
红娘牌敌敌畏.....	(149)
阳春三月.....	(152)
山野沙打旺.....	(217)

野三坡九记

序

涿水县境内的野三坡，古时乃涿州一荒蛮之地。

山险。谷深。林茂。水清。

《涿州志》上有诗曰：

连云一白接天涯，
积雪犹堆六出花。
十丈红尘飞不到，
玉山深处有人家。

又有词曰：

岫耸埋青，岩低销碧，浅凸深凹积素。冷水光
中，搀来墨点，蹴起乱鸦无数。不辨寒松色，恐夜

半、鹤归应误。最怜一阵回风，林梢飘堕晴絮。

谁把钟声阁住，有老衲关门，怕云飞去。樵客寻踪，山禽唤暖，半在夕阳红处。驴背人归早，料应是、携来俊侣。相约明朝，冲寒寻旧题句。

文人墨客为何高看野三坡冬季，却原来“盘坡积雪”乃古涿州八大景之一也。

野三坡，由何得名？冠首野字，自不待言。这三坡二字则是取之于地势。此地势从南向北，由低漫高，有三层轮廓，便分别取名为下、中、上三坡。上坡与下坡，因山脉之障蔽，气候亦有不同，寒暖相差半月许。每逢春令，下坡核桃已结实，上坡始花。耕种亦随之转移。

笔者故园乃山后板城村，村落在野三坡以南边缘。此域风土人情，不敢自言知之八九，但敢言略知一二。今有闲情，琐记数篇，缀成九记。

一 铁屁股打官司记

野三坡铁镢山下有个南台村，清朝末年，出一硬汉，姓陈名二，硬是靠着铁屁股，打胜了一场官司。

却说那时，野三坡有一首富，人称“金兀术”，这“金兀术”不姓金，与岳飞传里的“金兀术”也无瓜葛，人们称他“金兀术”乃是取其谐音：“金无数”。

这“金兀术”留下不少传闻。其一，说他有一次去涿州府，走进一家酒店，店伙计见他貌不惊人慢待了一步，他便

拿起点菜的水牌刁难起来。这伙计开头还满脸堆笑胡乱应付，到后尾儿这伙计也急了，一翻白眼：“你说吃什么吧？吃什么有什么！”“金兀术”也一翻白眼：“可有活人脑子？”伙计不加思索地说：“有！你吃呀？”这“金兀术”一听来了劲头子，非要吃活人脑子不可，而且是现砸现做，要多少银两尽管开口，店外有家丁伺候。那店老板知道碰上了硬茬口，便作揖打拱说好话。到了儿，店里摆出美酒大肉让“金兀术”和家丁足吃海喝一顿，才罢。其二，却说有一年“金兀术”带儿子上涿州去观通会灯市，闹出一场笑话。这涿州有夹城，门名“通会”，夹城上有重楼三间，叫“通会楼”，楼上左鼓右钟，俗称“鼓楼”。鼓楼高四丈，二十里外即遥遥在目。正月十五元宵节，正是闹花灯的好日子。此时，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热闹非凡。登上通会楼，只见远处火树银花，近处龙飞凤舞，天上人间好景致也。这一景象称为“通会灯市”。却说这一年“金兀术”带儿子去观通会灯市，登上一酒楼，点了美酒佳肴，又唤歌妓出来唱小曲儿，那粉腮红唇的歌妓唱得倒也娓娓动听：“春风初到月初圆，不夜城中沸管弦，万盏灯火双塔影，一时辉映鼓楼前”。余音未尽，酒楼一侧龙灯的璀璨处，“噹噹噹”锣声响成一片，影绰有少林旗在招摇。那儿子不知是什么在响，便问：“爹，这是什么在叫唤？”“金兀术”答：“锣呗。”儿子又问：“这锣能吃么？”“金兀术”生了气，一跺脚：“混蛋，这锣是瓷儿的，你说能吃么？”

就是这位“金兀术”，到头来败在了陈二手里。陈二有什么？祖辈贫寒，只有两亩救命根子好坡地。这两亩地与“金兀术”的地搭界。

却说这年，“金兀术”家里出了件邪事，他那大婆儿突然中风着魔、手舞足蹈。从祁州与易州请了几个有名望的中医诊治均未见好。急得无法时，便去请那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听罢，先来了一套：“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神、气、精。”然后，收足了钱物，才指点迷津，说是奶奶中风着魔，乃是地脉不通。接着便去察看地脉。一看地脉果然不大通，便进言，让“金兀术”把陈二的两亩好坡地买将过来，这样上下地势呈龙凤戏珠状，水脉通，地脉通，属大吉。“金兀术”听了半天还是不大明白，便问：“过去这地脉也是这样，为何无事？偏偏这时地脉就不通了？”算命先生说：“爷爷福大命大造化大，自然无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天天命硬，不能保永远命硬，年壮时命硬，身弱时也会减去一二分。水怕火，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大火没湿柴，这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金兀术”自恃财大气粗，哪里肯把小小的陈二放在眼里。他一听算命先生讲的在理，便指使家丁去找陈二，并放出话来，陈二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偏偏这陈二吃软不吃硬。你穷也罢，富也罢，只要你亲自登上门来，好说好商量怎么都好办。你小瞧人，拿几个臭钱撑腰子，咱背着手儿撒尿，不扶（服）你。

“明说了，咱这两亩地，你主子搬座金山来咱不换。”

“当真不卖？”

“当真不卖。”

家丁与陈二说崩了，回去禀报“金兀术”。“金兀术”一方面不肯放下臭架子；一方面认定陈二内心里是想要大价钱故意拿搪，便再次派家丁去找陈二。死说活说，陈二就是不

依。

那“金兀术”的手下人自有狗仗人势的，未等爷爷开口，便欺人使坏，把那马儿羊儿一股脑儿往陈家地里赶。那陈二可是好惹的？见状抡起三齿镐就打，羊儿马儿倒了一地。接着，两家便打起了官司。

调解民事纠纷，本来应由村里的“催头”负责。从元朝到清代，野三坡从未设过官方行政机构，国家政令也不行于三坡。坡内事务全部由当地老人管理，此老人即被称作“老人官”。上、中、下三坡，各自有本坡老人官，系由本坡乡民推举产生。坡有老人官，各村则设有“催头”。“催头”为全村之长，均三年一任。老人官与催头主要职责是催缴田赋，调解纠纷。若遇匪盗或水火灾患，集聚坡人共同抗争或防救。这“金兀术”财大气粗，对前来调解的催头也不很恭敬。这催头心一冷，向老人官禀报后，便歇了下来。待到老人官骑着小毛驴赶到出事地点，那“金兀术”早遛往涿州府去了。

这中间，有人也劝过陈二。说，牛不和狗斗，雁不和雀斗，你和“金兀术”打官司还有个好瞧儿？谁知那陈二早铁了心，非和这位野三坡首富见个高低。

就这样，头一场官司便打到了州府。

去见州官之前，陈二也着实准备了一番，并变卖了些家产，置办了礼品若干。谁知一过堂，陈二就傻了眼。

“哪位叫陈、陈二？”州官惺忪着眼问。

“小民在。”

陈二那时早已跪在地下，忙抬了抬头。

“这礼品可是由你带来？”州官又漫不经心地问。

“……”

陈二这下子可傻了眼。只见他打通关节送上去的礼物，一件不拉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本府一向两袖清风，俭节廉政。你小小的刁民竟以铜臭来贿赂本府，来——”

“扎——”衙役齐声喊道。

“打二十大板，赶下堂去。”

陈二受完皮肉之苦，回到深山老峪的家里，自是怨气难消。当晚，便有人捎来了信儿，说那“金兀术”已出银两若干，把个州府上下打点的个个屁股冒油。你那点寒酸之礼，州府大人哪里看得进眼里。

陈二不听则罢，一听可气坏了，非要撞个鱼死网破不可。

“你有钱使，咱有屁股顶着……”

半个月后，陈二便又撞响了州府外面的大钟。那州官闻得陈二前来，又传“金兀术”到府。“金兀术”搬出银两又是上下打点。陈二这一回屁股挨了四十大板。不知为什么，陈二却觉得挨这四十大板和挨那二十大板，疼痛的滋味儿也差不多。却原来，这些当差的衙役，也巴不得让陈二多撞几回钟，自己也好从“金兀术”那里多捞些油水。

却说这“金兀术”开始还自鸣得意，一直到了翻来覆去的第九回合上，他才咂摸出滋味儿来。这州官乃是贪得无厌之人，这些当差的衙役也是能捞则捞。陈二的屁股挨板子数量逐步升级，由开头的二十下一直增到一百二十下。可这铁屁股没事儿，陈二仍有能力养好伤去撞钟喊冤。“金兀术”一次比一次使得银两多，暗示州官多增加板子，暗示州府衙役把那陈二棒死。谁知这衙役却自有想法，这就是人在人情在，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若把当事人的陈二棒死，那“金兀术”认得咱是老几？

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官司打到第十一回合，“金兀术”被迫割地出卖。他开始有所迟疑。谁知，这时新州官走马上任。这新州官如狼似虎贪赃弄权，比那卸任的州官更甚。当他看到“金兀术”可能有退缩之意，便放出风，硬说那“金兀术”有意怠慢此府。

“金兀术”想着州府衙役那沾血水带肉渣的大木板子；又想着陈二那张一会儿是瞪着眼珠子的愤怒的脸一会儿是仰脖儿咂嘴儿微笑的脸，不免长叹一声。事到如此地步，只得硬着头皮将财产继续朝州府官员人等手里转移。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零五个月。最后一次过堂，是个大雪天。陈二的铁屁股又挨了一百二十下大板，他提起裤头，披上已分不清白黑颜色的破羊皮袄出来，仍是目光炯炯。官司的终结还仍没有准日子。“金兀术”坐在安有炭火小暖炉的轿子里，由家丁抬着往家走。“盘坡积雪”又在显示美妙景色。路上偶尔能遇到三三两两去野三坡观景的文人雅士。“金兀术”若在三年前，早吆五喝六或后或前，与文人雅士结伴而行，谈吐言词也故作高深。今日见了，心灰意懒，吩咐家丁与文人雅士错开，独自慢行。临近三坡境界，迎面遇两个头戴孝帽的家丁，“金兀术”尚未开口，戴孝帽的家丁咕咚跪倒在地，禀报说，家府大奶奶已仙逝。“金兀术”再问细节，方知大婆儿乃是患颠狂病而死。“金兀术”想想官司未赢，已是人去财空，顿时胸内堵塞，他大叫一声，七窍出血，一命呜呼。

陈二每次从家到涿州府或从涿州府回家，总有几位穷哥

们伴随，一则照料起居，一则预防别人暗算。陈二回到野三坡，听得“金兀术”呜呼了事，这仇已报、恨已清、官司已赢，他“哈哈”大笑三声，顿时气绝。

陈二靠铁屁股、靠讨饭与吞吃野菜野果，维护了陈家的尊严，维护了穷哥们的尊严。入土时，上、中、下三坡的人披麻带孝为他送葬，送葬的人们从他家排着队往墓地上走，从天麻麻亮一直走到日头偏西。

二 黄小菊葬夫记

黄小菊的男人叫陈老褂。

黄小菊和陈老褂的婚事是她爹与他爹定下的。

黄小菊的爹是个戏迷，最爱河北梆子。在野三坡，农历正月十五是散灯花会。这花会与那涿州府的通会灯市有天壤之别，既无龙灯，也无耍狮会，只是到了那一日，老爷儿们聚在一处，用草纸搓成若干纸卷，蘸上大麻子油，然后将这土灯花点着，年轻一些的汉子翻穿着羊皮袄，手举土灯花，引逗娃崽们满街狂追乱喊，呜哇欢叫。大闺女小媳妇则权充观众。沾些艺术特色的，是摇“幌花”。即把碎木炭和铁渣掺匀包在一起，置于金属罩内。罩上系着绳索。先点燃木炭，然后一人用力摇，待得炭火熔化了碎铁即爆发出火花，越晃火花越多。逗一村子的欢喜。要想看大戏，得等到三月三庙会。

这年，转眼又到了三月三。庙会请的是易县河北梆子剧团。据说，团里几名走红的角儿拜得是同一个祖师爷。这个祖师爷艺名：麻子红。麻子红生于清朝咸丰末年，八九岁时，

听得梆子词调，转身便可复唱出来。十五岁偷学戏路时，被一戏班看中，遂邀其入班。麻子红乃孝子也，入戏班唯恐母亲在家无人照料。这戏班念他是孝子，又实在舍不得他这个人才，破例答应其携母入班。麻子红登台即是主角，不出三年而名冠京南。据说，这个戏班过去出台，看戏者并不踊跃。自从得了麻子红，观戏人数逐渐增多。后来，这个戏班索性将剧团名称改为“麻子红梆子团”，竟引得看戏者扶老携幼而来。

黄小菊她爹一听请得这个梆子团的几个名角乃是麻子红真传，特意起了个大早去看戏。庙会上，沿街两旁铺子已一溜儿摆开。黄小菊她爹在人挤人的街面上慢吞吞地走着。太阳已是一杆子高了。影绰地已经看见戏楼了。突然，在他前面三丈多远的地方，一位推着小推车的小伙子被旁人一挤，车把一歪，车头撞在了街铺上，这个铺台摆满瓷碟儿瓷碗儿，瓷器都被撞到地上，发出奇异的声响。黄小菊她爹歪了歪身子，才判断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还看见那小推车上正坐着一位老妇人。大概是小伙儿推着奶奶去看戏吧，黄小菊她爹琢磨着。接着他又听到了前面的争吵声。一位是公鸡嗓，嗓音很高，口气很硬，是向对方索赔银钱。另一位声音低沉，象敲闷鼓似的，是辩解加告饶。老妇人说的什么听不清楚，也许什么也没说，只见她颤微微地从怀里掏出了东西。又听见公鸡嗓叫起来：“就赔这么点钱，难道我这些碟碗就是为了砸碎听响声的？”又听见小伙子的辩解告饶声：“这又不是我故意的，是人家撞我，我才撞了你。你行行好，俺们从涞源来一趟不容易，就为了尽个孝心，让家里老人瞧瞧戏。”黄小菊她爹情不自禁地往前挤着，只见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红

脸壮汉，站到两位当事者中间。红脸壮汉提名叫住铺主：“……人家大老远的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来，是瞧得起咱们。再说，人家是孝子，又不是奸懒馋滑的下作人。这钱我出了，回头你列个价钱单儿，到我家取钱就是。”铺主抬起头一瞧：“喝！陈兄。有你这句话，我脸上增光。什么钱不钱的，就算是我拉着你到小酒店啞了一顿酒。”

……

黄小菊她爹这才意识到，自己朝前挤是想劝架。黄小菊她爹是个轻生重义之人，一见红脸汉子这般做派，心底暗暗夸赞。看看天色尚早，连戏的头通鼓还没打，非拉着红脸汉子去喝几盅，以成敬意。

两人来到露天酒铺，黄小菊她爹要了两海碗老白干，要了两碟菜。那位红脸汉子也添了两碟菜，两人对饮起来。

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聊天，从气候季节到抗美援朝到本地名人。这一谈不要紧，引出红脸汉子的祖上来。你道红脸汉子的祖上是谁？正是那靠着铁屁股打赢官司的——陈二。

黄小菊她爹一听到陈家祖上的芳名，立时起身作揖打拱：“失敬，失敬。”闹得红脸汉子也忙起身回礼：“不敢，不敢。”

他俩重新落座，继续对饮，一边饮酒一边聊天。双方不知不觉扯到了各自的子女，通了子女的生辰，又打问起了子女的婚事。他俩越谈越投机，都是爽快人，各自答应为小辈人牵个红线。

直到戏楼上三通锣鼓敲过，有咿咿呀呀的戏声响起，他俩才回过味儿来。

“走。看戏去!”

却说黄小菊她爹回家同闺女一说，闺女就撅起了小嘴儿：

“爹，你没看过《刘巧儿》？你没看过《小二黑结婚》？你没听过戏匣子说过的《罗汉钱》？”

当爹的也不示弱：

“你甭教育你爹，你甭用戏词儿跟我弯圈子。老子俺心里明镜儿似的。咱只是给你们搭个桥，走不走由你！”

那红脸壮汉、也就是陈老褂他爹回家同儿子一说，儿子耷拉了脑袋。

当爹的说：

“你别闷着，我话说了一箩筐，难道就不值你一句话？”

儿子被迫开了口：

“爹。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包办婚姻？”

当爹的把脸一沉：

“给你们牵个红线就是包办？不答理你们就好啦？看着你是我儿子，答理答理你。照着你这么不知好歹，我……”

强拧的瓜不甜。

不强拧吧，黄小菊她爹与陈老褂他爹又都觉得不甘心。

转眼到了端午节，这天家家包粽子，镇厂那儿还安排了一台大戏。

她家与他家相隔十六里。两边的老人暗地里碰了头，生出一计。

太阳又是一杆子高。黄小菊陪伴着爹爹爬山越岭到镇厂瞧戏，一进村口，只见一位红脸壮汉和一位浓眉大眼的俊后生正堵在街的正中间。看样子是后生想催他爹走，可他爹就

是不肯动弹。父女俩与父子俩见了面。这么一介绍，黄小菊的脸顿时红了，从脸颊一直红到脖子根。陈老褂好象被人使了定身法，直愣在原地变成了傻小子。两位老人一瞧小辈人这神态，眼角眉梢腾地飞上了笑纹。

行。有门。

陈老褂他爹先开了口：

“走。前边不远就是杏花村酒店，咱们到那儿坐坐。时候不早了，也该垫补垫补了。”

迎着杏黄色的小酒旗，陈老褂他爹先钻进了酒店，他没买酒，却先张罗着买了几碟凉菜，几碗热菜，四个馒头。待黄小菊和她爹坐好，陈老褂和他爹也坐好，两海碗热气腾腾的木须汤也由店家端了上来。

黄小菊她爹看了看饭菜，欠了欠身。陈老褂他爹知道他要干什么，忙冲他挤眼儿。黄小菊她爹瞅着陈老褂他爹。

陈老褂他爹吭哧起来，选择着合适的字眼儿：

“我和你黄叔想喝两盅，可这里没可口的酒。咱们四个要是都换地方，这饭菜又不给退，这么着，你们两个在这儿吃，我们两个去找酒喝，不见不散啊。”

陈老褂支吾着。

黄小菊不开口。她低着头，一会儿瞟一眼小伙儿；一会儿又瞟一眼小伙儿。

她爹和他爹忙躲了出来。

就这样黄小菊和陈老褂对上了象。

嘻。

陈老褂是北龙门铜矿的井下工。

人们都说，最恋媳妇的是井下工，那一点也不差。陈老

褂自打结了婚，每个星期最少也得往家蹓四回。这在工友中，还不算太恋媳妇的。

因为恋媳妇，陈老褂专门买了辆旧自行车。那时，人们管自行车叫脚踏车。别看这旧车子瞧着不起眼儿，可那时的货实在。头一回骑着脚踏车去蹓媳妇，车技尚未练好。坡上的路不敢骑，坡下的路是骑一道儿摔一道儿。等见着媳妇，那黝黑的脸摔得跟花瓜似的。不管怎么说，有了自行车，给他省下了不少汗珠子。

从北龙门铜矿到家，一处儿三十五华里，来回七十。石子道儿上坡下坎转着圈儿，不顺脚。恋媳妇了，陈老褂往往是当天晚上赶回来睡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又蹓回去赶正点儿下井，从没有为这事儿缺过一天勤。为了增加出勤的保险系数，陈老褂让媳妇缝了个车兜子，绑在自行车前梁上。兜子里盛着扳子、钳子、打气筒。即使半路扎了带，也能糊弄着骑，无非就是多打上几次气。

咳，这些人，三天瞅不见媳妇的面，下了井就象拉了秧的茄子，无精打采。连轴儿转上这么一宿，一下井，你瞧吧，精神焕发，就象吃了豹子胆。好小伙儿那如狼似虎的劲头儿，令老头老婆们啧啧咂舌、叹为观止。

陈老褂刚出来参加工作，没在煤矿，而是在石景山发电厂。那时他才十多岁，人家嫌他小，专门派人送了他回来。现在找个工作可了不得，就是当个临时工也得求爷告奶挖门子。那个时候正相反，厂子里得求着地方上给工人。村子里的人当工人，由县里派名额。热土难离，还真有不乐意去的，也有去了偷着跑回来的。石景山发电厂建厂时，从涞水县招收了不少工人。厂子感激不尽，便想办法报答，后来，无偿

为这个县架了高压线，通上了电。陈老褂在家又吃了几年小米干饭，这才进了北龙门铜矿。

女人，给井下工带来了说笑的源泉，带来了生活的快乐。

陈老褂刚下井没两天，就赶上了一次坍方。他瞅见老工人舍着命朝前冲，他也学着样儿往上冲。猛地，他被人称大老赵的工人往后一搯：

“小蛋子，后边呆着去！连媳妇的妈妈（奶子）你还没见着，就是死也轮不着你！”

这是他头一次受到活生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要说起来，这些井下工也是挺操蛋的，就是他们个个瞧着自个儿的媳妇金贵，瞧着人家的媳妇就不金贵，想怎么糟践就怎么糟践。

陈老褂娶媳妇的时候，黄小菊愿意在矿上享受洞房花烛之夜。老褂说什么也不干。女人问他为什么，他吞吞吐吐不肯说。女人问急了，他才端出实情：我们那儿的工友，咱俩搪塞不起。就是来个比我大八岁的，那时候，也得赖着脸管你叫嫂子。一叫嫂子就能闹，尽闹出格的事。我们那儿大老赵结婚，我没赶上。我后上的班。大老赵在矿上办的喜事。闹洞房，一伙小蛋子，哦，青工，一伙青工死乞白赖冲新媳妇要喜糖，给多少都不行。新媳妇说没了，他们竟有人……伸进去……揪住一把……新媳妇顿时就恼了，哭天抹泪骂起街来。这事过去多少年了，到现在，一提起来，大老赵还觉得对不住媳妇，对不住工友呢。按理说，闹洞房就是出点格也不能这么哭骂。可……

办喜事没在矿上。可女人总想到男人工作的地方看看；

也总得到男人工作的地方看看。看看，才放心。看看，才对自己男人的生活有全面的了解。

陈老褂把新媳妇用自行车带到了矿上。头一天，大家还斯文。第二天就出了事。第二天，陈老褂要到井下挖矿石，嘱咐女人除了去茅厕，不得出门。哪知这新媳妇新来乍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便自个儿溜达出来，想去观摩观摩矿井口。刚走到半路，几个穿工作服的坏小子一瞧新媳妇来了，便挤眉弄眼，突然，一拥而上，有的抱腰，有的解裤腰带，有的扬起铁锹就势儿往她裤筒里铲了一下子掺有石子的土面子。前后三十秒钟，人走笑散。她边哭边骂，一瞧，哪里还有他们的影子？

女人一奶上娃儿，所有的羞涩便褪光了。黄小菊怀里的儿子长到两岁半。陈老褂带着老婆孩子又到了矿上。

工友们见她来了，呼啦围上来，拥着她进了屋，坐了一炕沿不算，地下人满得转不开身骨儿。人越多，当媳妇的越高兴，脸上越光彩。因为这说明，自个儿的男人有人品。大伙儿一扯上闲话，就没有多少正经话了。嘎不叽叽的话越扯越多，人们越发放肆起来。诸如说她的孩子：这哪儿是老褂的那个呀？我怎么瞅着怎么象我！再算算，嫂子再算算是谁的？

黄小菊胸襟大开，乳房高耸。她亦是说荤有荤，谈素有素，并抓住时机，连连反击。最要命的话，大概要数下面的语句：嗨，行。小蛋子，不是从你娘嘴里出来的时候了。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你是粘在墙上又揭下来的。要知道你这么不学好，还不跟当初把你粘在墙上喂了蝇子呢！

几番较量，败下阵的纷纷竖起大拇指。